



这些问题我现在的没工夫细想了，当务之急是如何挽留木生，有他在身边至少是个伴。正当我不知如何让木生留步的关键时刻，传来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。这声女人的尖叫像热水瓶胆爆炸那样短暂，稍纵即逝。远远地传来有节奏的脚步声，此外又什么动静都没有了。脚步声到了走廊，从我的门前经过后顺着走廊延伸，单调而有规律，好比一部机器在工作。

那会是谁呢？木生被吓住了，愣在原地看着我。我不知道是谁，但我知道是人的脚步，只要是个活人就没什么可怕的。所以，当敲门声响起，我立即就打开门。原来是上午烧白纸花的老头。老头见了我们就像见到救星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

“帮帮我，我老伴发疯了。”

我一看表，才4点半，离天亮还早得很，这时候最好不要离开。我如实告诉老头：

“我们遇到假死了，走不开。”

老头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：“假死？什么叫假死？”

见到了老头这个大活人，木生的脑筋也活络了，活络的表现就是说出正常的话。“就是僵尸复活，”木生说，“一会儿死，一会儿又活过来。”

老头急切的脸色马上转换成凝重，说不出话来，比了一个空洞的手势就转身走了。我冲着他的背影提示：

“领导小组有人值班，你去找他们，就在食堂边上。”

老头的背影在夜色中很快就沉没了，木生关上门，扯住我的袖管问：“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”

“办法当然有，不过要你同意，”我问他，“你能代表家属表态吗？”

“你能先说来听听吗？”

“你叔叔杀生太多造孽太深，所以不得好死。”

“这个他早就懂，不是改行挖煤了吗？”

“改行有什么用，要报应的。”

“报应就是死不了，也活不过来？”

“我见过一个月死不清楚的屠户。”

木生吓了一跳：“那可怎么是好？”

“我有办法治他，只是这种办法非常残酷，家属不同意我是下不了手的。”

木生睁大眼睛，比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，意思是是不是动手杀了他。



跟棺材一样，是绝对不能被雨淋湿的，客家话说：

雨打棺材盖，

子孙没有被褥盖；

雨淋新金罐，

世世代代穿破烂。

今晚的天这么黑，风这么急，万一下起雨来可怎么得了？我扯掉口罩，点燃一根烟。最难的工作做完了，这时一根烟，快乐赛神仙。

“有鬼！”木生低吼一声。我扭转脖子抬头一看，只见木生收起雨伞紧紧握在手里，像横刀立马的关公。“有鬼！”木生又说。

真的，坡下的荆棘丛中似乎有一团白影，闪一下又消失了。难道是山鬼出动了？这个时候更不能惊慌，我摸出胸袋里的镇墓兽符，一边念咒一边打开，然后用木剑挑起，举到火堆点着了，在即将燃尽的一瞬间，猛地朝鬼影一甩，大喝一声：

“嘞——”

那一团白影不但没有被镇住，反而接近我们。我心里有底了，那不是山鬼，是个人，所以我打手电筒他：

“呜——呼——”

“是我，公安局的老虎雄。”

“公安局的好，公安局的人压邪。”我跟木生说，“管他是老虎熊还是老虎狗，你下去拦住他，别让他上来，天塌下来也要等骨头落罐再说。”

不料，木生拔腿就跑，连雨伞也扔了。木生的反常让我费解，既然对方不是山鬼，还跑什么呢？“你跑个屁，公安又不抓你。”

木生抱紧一棵树，站住了。我补充说：“人家一定是找我有事。”木生犹犹豫豫地往回走，走到我身后又停了。这时，老虎雄在底下说：

“讨食客，我有急事找你。”

我应他：“你等着，就站在那儿别动。”

时间越紧做事越不能乱，这是我多年总结出来的经验。金罐外面是有写字的，什么堂号，第几世，某某人，清清楚楚。找到写字的位置才能摆正金罐，首先放进去的是头骨，要正对着字，然后是胸骨安在头骨后面，接着是四肢按左右靠在两边，最后折两把松枝遮住骨头。底下有木炭，上

“按你这么说，这片竹蔑比子弹还致命。”我不由啧啧称奇，“石头蛊呢，石头总不能钻进人的身体吧？”

“能，不进人的身体怎么害人啊？”凤飘飘说，“石头也是放在路上，有人路过的时候，那块石头一样跳进他的肚子里，刚开始只是觉得肚子里有硬东西，三四月后，那块石头能够在人的腹腔上下滚动，还会像公鸡那样打鸣。中毒的人吃不进东西，拉不出屎，越来越瘦，不出三五年，他同样是一定要死的。”

这种事听起来有点像魔幻电影，又有点像神怪小说，完全超出了我的生活经验。“那么泥鳅蛊呢，是吃进去还是钻进去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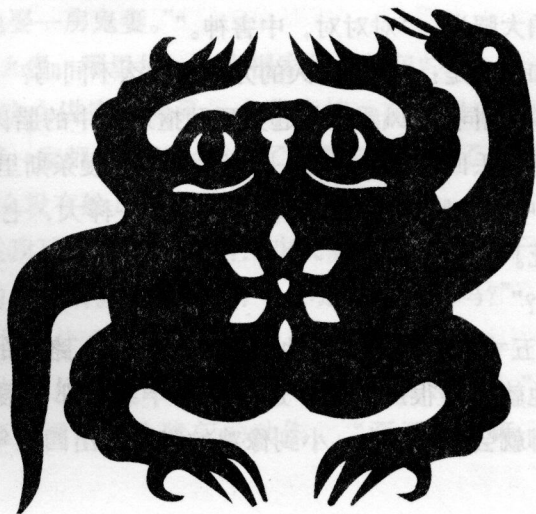
“吃吃吃。”我以为凤飘飘是催我吃菜，他说的却是泥鳅蛊的事。“草鬼婆煮泥鳅给客人吃，吃完，肚子里就好比有几条泥鳅在游动，有时冲上嗓门，有时钻下肛门。活不久。”

经他这么一吹嘘，我的肚子里隐隐约约感觉有异物在游动：“完了，我们中午吃泥鳅了。”

凤飘飘被我紧张的神情逗乐了。“哈哈，没事啊。”他说，“我在蛊寨吃饭，都要用《蛇盘蛙》镇鬼，问主人：‘这碗饭、这碗菜你们有没有下蛊？’再拣出一块食物放在镇鬼图上，就可以放心吃饭。因为蛊是在黑暗中掌权，被人点破它就害怕，就不能害人啊。”

“什么蛇盘蛙，能不能给我看看？”

凤飘飘从蚊帐顶上取出一叠纸片给我，说是木模印的、洒过鸡血的《蛇盘蛙》，可以镇住蛊惑鬼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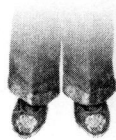
接着，拍出八个纸人，男女各半。细密的头发，淡淡的眉毛，明亮的眼睛，玲珑的鼻子，身材细小苗条。它们有的端杯，有的捧碗，有的提壶，有的拿帚，神情诚恳，形象逼真。围在门楼与纸糊人中间的是一棵摇钱树，绿叶红花，挂满金锭银元铜钱。

凤飘飘披麻戴孝，跪倒在金色的灵屋门楼前，放声大哭。跪拜完了，凤飘飘点燃垫在纸物底下的茅草，火势迅速蔓延，一下子火光冲天。纸物剩下竹扎的骨架了，又纷纷倾倒化为灰烬。一片一片的纸灰在寨子的上空飘荡，好比蝴蝶在飞。

凤飘飘的老娘是客家人，他这样做是要满老娘的意。全寨的人都佩服凤飘飘的手艺，虽然这是客家人的做法，不是我们红旗寨的做法。老人家就不怕死了？他们都讲有凤飘飘这般精巧的手艺，到了阴曹地府也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这样，就没有人向公社汇报红旗寨的迷信活动了。谁家没有老人？谁不会老？

以后，红旗寨又改回蛊惑寨，说是要尊重历史事实。不管是红旗寨还是蛊惑寨，凤飘飘都是寨里的葬师，他做的灵屋、纸糊人、摇钱树可大可小，可以五彩缤纷，也可以单一朴素，根据主东家的贫富来定。死一个人够凤飘飘忙乎几十天，所以，我常常见他腋下夹着一捆纸，匆忙走在寨子的巷道里。

你问我凤飘飘是不是被滨海大学开除？为什么被开除？他打死都不肯讲，所以我不晓得啊，你问他自己好了。



消失的月亮，刺骨的寒风，紧闭的木门，这一切都逼着我们仨回答眼前面临的紧急问题：怎么办？这样回去，不死心；守在这里，挺不住。凤飘飘第一个击响了退堂鼓，他的理由是：

“这样守到天亮，不是要我的老命？”

我心有不甘：“你不是说魔公晚上还要出来吗？”

凤飘飘嘿嘿冷笑：“是要出来，他赶着尸体出来，你敢跟他打招呼？”

导游也不想走，“拍一张照片也好。”

“千万别开这个玩笑。”凤飘飘紧张了，“尸体见了闪光就变成僵尸，扑过来把你撕成两半。”

我说了许多道理，目的是挽留凤飘飘，可是这个长着一双牛眼的葬师也有牛一样的犟脾气，怎么说都说不通，一边摇头一边脱我的雨衣，他要我和导游的雨衣带回去。还是导游的招数奏效，他用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，当机立断摸出一张百元大钞，折成小四方块从凤飘飘的脖子塞进去。这个动作像一个嫖客把钱塞进半推半就的舞女的乳峰之间，在我看来是带有羞辱性的。可是凤飘飘却像一台被点中开关的机器，头不摇了，手不动了，乖乖地听导游使唤。

导游踩倒几丛枯萎的美人蕉，将雨衣脱下铺在枯叶上，让凤飘飘躺在中间，我和导游躺在他两边。导游再把凤飘飘的大衣像鸟的翅膀那样张开罩住我们，解下我身上的雨衣盖在大衣上。凤飘飘夹在我们中间，身体加温了，废话就蒸发了。

从蛊惑寨远远传来鸡鸣，行走的尸体见不得猫狗，听不得鸡叫，按理说魔公该出动才对呀。我紧紧盯住关闭的木门，那里纹丝不动。睡意海浪般席卷我的思维，我拼命睁大眼睛，可是眼皮就像坏死的卷帘门，怎么拉也拉不上去。我不是担心错过会晤魔公的机会，而是担心这一把年纪了露宿吃不消，更担心此时此地睡着了会做噩梦，担心梦魇中青面獠牙的厉鬼显现在现实中。父亲曾经给我讲过他遇到鬼的过程：他去下乡，半夜行走在乡村小路，过一段田埂的时候，前面出现一盏灯笼，但是没有人影。父亲异常惊骇，蹲在一棵黄豆后面，灯笼越来越近，父亲还是没有见到人影，当灯笼从他眼前飘过时，他看到，只有一双绿色的花鞋交替前进。这段亲历父亲复述过多遍，用以证明鬼的真实存在。我虽然是个葬师，对鬼却是将信将疑的，也正因为将信将疑，我才需要掌握一些镇符和法术来鼓舞自己安慰别人。

第九章 黄泉路

公安局办公楼有一股不怒自威的肃杀之气，这种威严感压得我喘不过气来，哪里还有胆量东张西望？踩着郑彪的脚后跟走出地下停车场，进了大门，上了电梯，过了走廊，最后，郑彪把我领进一间会议室，给我倒了一杯水，然后给老虎雄挂电话：

“喂，蒋局，客人我请来了。……你还在吃饭？给我们带两盒快餐吧，我们埋伏了一夜，连早餐都还没解决，早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……好，好，知道了。”

会议室窗明几净，椭圆的会议桌漆成暗红，发出刺眼的亮光。我有点头晕，闭上眼睛别过脸去。郑彪看出我的不适，拍拍我的肩膀说：

“怎么样哥儿们，不舒服？”

“红色，刺眼。”

“早说嘛。”郑彪拉上窗帘，窗帘的挡光效果非常好，会议室马上暗了下来。郑彪再打开墙角的小射灯，问我：“好一点吗？”

“好多了。”

这么一折腾，老虎雄就回来了，门一开，声音先扑进会议室。“弄什么弄，暗摸摸的，靠，又不是搞隔离审查。”

老虎雄要开大灯，被郑彪制止了：“别别，葬师喜欢暗一点。再说，不是要放幻灯片嘛。”

老虎雄将手上的两盒快餐摆在桌上，伸长脖子朝走廊大喊：“水发，水发，片子拿过来！”

郑彪解开塑料袋，快餐盒里冒出一缕热气，郑彪迅速盖好，好像冒出来的不是热气，而是一条毒蛇。“蒋局，汤呢？没汤啤酒也行。干巴巴的



颅骨板会在青少年到老年之间相当恒定的时期愈合在一起。尸骨的额骨已完全愈合，顶骨正在愈合，而顶骨与额骨之间还没有愈合。这就显示，死者的年龄在30岁至35岁之间。”

“真是个美人，惊人的美丽。”水发赞叹。

“不光是美，关键是传神。”老周还是那个公事公办的样子，“最传神的是眼睛部分，其次是鼻子、嘴、眉毛，这些都是根据眉弓的形体进行变化的。实际上，它最像的应该是脸形，因为她的骨骼决定了她的脸形。换句话说，是她长得好，不是我画得好。”

郑彪说：“我们周老师阅人无数，表达女性的内心情感特别丰富。你看这张画的眉头这个部位，把她内心的感情都表现出来了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根据伤痕判断，她不可能是自杀，只能是他杀，这样，她就不应该带有一种微笑的表情。她的内心是很痛苦的，所以，周老师给她画一种严肃的、有点皱着眉头的、稍微有点忧郁的这种表情。周老师能够把一具干尸内心的忧郁刻画出来，你不佩服都不行。”

在大家说话的过程中，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美人照，突然，我的脑海中闪过一个画面，尽管稍纵即逝，但我还是捕捉到了。这个女人我认识？我被突如其来的意念击倒了，感觉大脑的深处像针扎般隐隐作痛。我见过她？我在哪里见过她？在回忆的拐弯点，我的记忆停顿下来，这是我思维能够承受的极限，除了头痛欲裂，空气好像也稀薄了，满头大汗顺着脸颊的纹理流淌下来。我把双肘支在桌上，以支撑身体的重量。我努力抬起头，老虎雄的脸在我面前晃悠，他的嘴隐约在动，但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。

当我苏醒的时候，已是暮色四合的黄昏，转头四处瞧瞧，我躺的地方大概是休息室，身上盖了一条毛巾被。老虎雄、郑彪和水发坐在旁边的沙发上聊天，见我醒了，老虎雄端一杯水过来，满脸堆笑地说：

“怎么样，想起什么没有？”

内心的挣扎使我心脏狂跳，呼吸困难，我全身虚脱般无力，轻轻摇摇头。事实上我什么也没想起来，因为还来不及回忆思维就中断了。老虎雄扶我坐起来喝水，仿佛一扇封闭之门被打开，我在一瞬间豁然开朗：难道他们怀疑我？我喝一点水，积累一点体力，然后问他们：

“为什么要找我来？”

郑彪抢先说：“考虑到四十年前，也就是受害人死亡的年代，正好是





因为这条路沿途没有红色。

透过墨镜，我看到三角梅柔软的腰肢探出腐朽墙板的缝隙，蓝色的花瓣在风中哆嗦。我知道那不是蓝色，是红色；我也知道那不是花瓣，是叶子。没事的时候，我就去殡仪馆转转，一是找找业务，二是解解闷。这么想着，我的步伐就矫健多了，甚至轻轻敲响羊皮鼓，雄赳赳地走在似乎专门为我一个人修建的空旷的公路上。右转上坡，就来到殡仪馆门口。

殡仪馆门口有一家“黄泉寿衣用品服务部”，除了出售寿衣香烛、灵屋纸人，老板还为客户代办五牲菜碗，联系和尚念经做功德。老板是个接近于男人的女人，腰杆笔挺，胸部扁平，头发粗短，这些都不足以影响她为人妻、为人母，斩断男人欲望的是她独一无二的脸，左边红右边黑的长脸，这张阴阳脸闪烁于林立的灵屋与纸人之间，完全可以让原本就疑神疑鬼的男人魂飞魄散。没有人知道她的芳名，大家都叫她“包公”，也许左脸像汉剧的红脸包公右脸像京剧的黑脸包公。我从未见过“包公”的笑，也想象不出她的笑容会有怎样惊悚的效果，但“包公”是个勤快的女人，她随时都愿意上门服务，为死者清洗，更衣，美容。服务部对面有一株树冠舒展如伞的凤凰木，树荫下有一张水泥圆桌和四个水泥墩子。我通常就坐在那里以指甲刮指甲，用来打发漫漫长日。如果遇到刮风下雨，我三步就跨到服务部了，这时，我就成了“天国银行”的职员，在包公的指导下印刷阎王地府流通的货币。

为什么我不直接坐进服务部呢？因为我的岗位在凤凰木下。许多人都听说殡仪馆门口有一个叫“癫鬼”的葬师，当他们的长辈或者上司横躺着由运尸车送进来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想，该不该请这个戴墨镜的葬师招魂呢？他们走下驾驶室，远远地注视着我交头接耳，一般情况下会有一个人过来跟我打招呼，谈价钱。

“癫鬼，招一次魂得多少钱？”

“随便给。”我这样说的同时，羊皮鼓已经披挂上肩了。

击鼓唱经的地点是因主人的意愿而定的，有时候绕着运尸车，有时候在准备化妆的停尸间，有时候在布置好的灵堂，总之要求我在哪里我就在哪里。模仿母亲在《桃盘寨考察报告》中的记载，我先来一段皮鼓舞，左手握鼓，右手持槌，双膝并在一起跳，舞步主要是跳跃、俯身等，模仿猴子的动作。固定击法的鼓点有软三腰、硬三腰、野鸡扑、偷点子、牛擦痒等。基本的动作有襻鼓、揉麻窝子、单腿跳、凤凰三点头、线爬子、襻星

就在墙内，母亲说的“用乱石垒成的辉煌”梦一般地完全展现在我的眼前。寨子是石碉与民居合二为一的建筑群，片石与黄泥砌成的坚固寨墙起伏着掠过我的耳旁。我完全清醒过来，推开年轻人，自己走路。

姑娘急切地问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没事。”我说，“我是恐水，见到大水就晕，一会儿就好了。”

年轻人警惕地上下打量我。

走进屋内，光线突然暗了。我在姑娘的带领下摸索着，小心翼翼地从小圈养牲畜和堆放杂物的底层屋子穿过，攀完架在一个小梯口上的独木梯子，才算走到住人的堂屋。我的黄布包四处磕磕碰碰，发出恼人的声响。堂屋很宽大，尽管在屋顶开了很大的用来采光的天井，但光线仍然很差，有许多巨大的木柱在其间支撑着房顶的重量，整个空间显得深远而神秘，墙上挂着一排硕大的竹钥匙。在墙边又有一架通向房顶的木梯，顺着木梯而上却不是房屋的最高层，因为在房屋的平顶上还有一个约占房顶三分之一面积的长方形房间。整个屋檐都被辣椒和腊肉挤满了，红辣椒刺痛了我的眼，我想，好在不是挂在房间里，不看它就是了。

姑娘开门，开灯，说：“这两个房间叫梯子。按照我们羌人的习惯，房屋下层用来关养家畜，中层用来起居，跳锅庄，梯子用来存放粮食，住宿客人。委屈你喽，只能住梯子。”

梯子里三面墙挂满了大串大串的玉米棒子，靠窗的位置摆了一张简易床，黄澄澄的玉米棒子把房间衬得无比温暖。隔壁梯子的门开着，我探头一望，里面摆了两张床，床上各躺了一个人，在跷着二郎腿读书。见了我，他们都站起来打招呼，年纪较大的来自福建厦门，年纪较小的是四川音乐学院的在校生。厦门来的那个发给我一张名片，我瞄了一眼，是个作家，名字很奇怪，叫吴尔芬。吴尔芬拉我坐在床上，问我从哪里来，叫什么名字。我以为作家会有什么高深的谈话，原来也问得这么俗。当得知我是福建老乡，吴尔芬的小眼睛放出光芒；当得知我的名字叫杨文武，这两个来采风的文人就不仅是激动，而是惊讶了。

“杨文武可是羌族传说中的英雄。”那个姓刘的大学生翻开手上的书，指着一行字说：“你看你看，书上说，杨文武又叫黑虎，是羌人的民族英雄，他有智慧，又勇敢，力大无比，文武双全，战胜了欺负他们的巨人，让大家过上平安的日子。黑虎将军战死了，全族人都为他戴孝，所有结了婚的妇女都戴白色的头帕。将军寨就是当年黑虎将军打仗的地方，在黑虎



“是羊血，有人杀羊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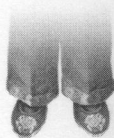
幸福的感觉充满了我，我松开耳朵，慢慢摸到一堆柴火上，躺平了，闭上眼睛。但是地窖太冷了，我醒了过来。“厕所呢？厕所好像在左边。”我问自己。摸索几步，真的找到厕所。我从厕所出来，又自言自语：“暗门呢？暗门好像在前面。”

我侧身爬过门槛，推开暗门，就出来巷道了。回到住的梯子，我将白纸剪的桃盘摊在床上，陷入沉思。外面传来喜庆的唢呐声。我打开门，眺望远处明亮的堂屋。在达达的堂屋外面，我戴上墨镜趴在窗外偷窥，只见一张一张形态各异的喜庆剪纸。达达在唢呐声中边哭边唱《哭嫁歌》：

石榴开花一路香，
新娘哭嫁在绣房。
阿妈请在绣房坐，
细听女儿论端详。
阿妈教女绣花针，
一绣雪花来盖顶，
二绣苦竹来盘根，
三绣清香木瓜树，
四绣云杉树牵藤，
五绣一株灵芝草，
六绣一片雪雁门，
七绣白花来盘桃，
八绣一株树生包。
毯子枕头绣齐了，
又教女儿绣围腰，
满襟围腰满襟花，
灯笼裤脚花荷包。
今天女儿要出嫁，
女儿不忘爹娘恩，
阿爸阿妈莫思念，
三天女儿就回门。



第十章
桃盘素



释比：“呔，哪来的鬼魂，那是漂泊的灵魂回家了。他在哪里？”

二根米：“在地窖。”

释比：“你去叫他来帮忙，后天祭山还少一个鼓手。”

等二根米走了，我就进去招呼：“大爷，你在磨面？”

释比好像早就知道我要进去，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来了？来了就好。”

我帮释比筛面，释比又自言自语：“这座烂磨子，面柜子要垮架了，龙骨上的水叶子板已坏了一半，水都快要冲不转了，你没听见快要脱落的水叶子板碰在龙杆上的梆梆声。一袋子面粉磨半天，我的年龄有多大，这磨子就有多少年，该换新喽。”

释比闭水停磨，动手收拾面粉。二根米人还没进来话就进来了：“释比，那个鬼魂，不，那个漂泊的灵魂不见了。”

释比笑吟吟地说：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”





第十一章 释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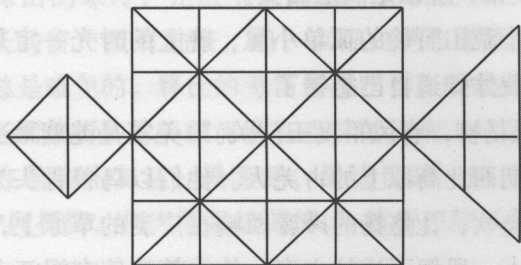
从水磨房到释比的住房要穿过一条长长的羊肠小道，水磨房已经远离桃盘寨了，释比的住房更是前不巴村后不着寨。

越往山坳里走，树林越是茂密。释比肩搭一袋磨好的玉米面，我跟他身后慢慢地在林子里走着。此时，天已蒙蒙亮，树木高高地耸立在我们的头顶，不时传来鸟的啁啾，浓雾缠绕着树冠，把它们连成一片，使它们看上去就像是跟在我们一同前进似的。雾气巨蟒似的挂在弯曲的树枝上，长着毒舌，斜着眼，扭动着笨重的身体。透过旋绕的雾团，我能看见带鳞皮的、长着许多树瘤的树干，每个树干都像一个女妖扭曲的身体。

终于能看见释比的房子了，房子被老橡树遮蔽，只露出黑黑的屋顶，挂满了恣意生长的爬山虎，四周是疯长了数年的灌木。房子的一侧是一块长满野草的空地，另一侧是纠结缠绕的葡萄藤，看样子是从来没人打理过的野生葡萄。这座小房子给我的感觉，怎么说呢，除了那种荒山野外的样子，从爬山虎勾勒出的轮廓中，从若隐若现的窗户中，从奇形怪状的橡树和蔓生的灌木丛那特别的外形中，我感觉到了某种阴森与凄凉萦绕在它周围。不知为什么，当我走进小院，沿着一条久未打扫的小径走向前门时，我的兴奋劲消退了，心跳加速了。我不能具体说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让我有冷飕飕、阴沉沉的感受，但我的心情真的变得沉重而紧张了。

释比把我引进他的书房，当我看见书房里的景象时，吓了一跳。这哪里是书房，跟我想象中的巫师的密室别无二致：几张桌子上散放着猴头帽、羊皮鼓、占星图表和不知做何用途的古旧法器，用破烂不堪的皮革和铜锈斑斑的扣环捆扎起来的书卷，还有用麦草和草芎扎出来的十二生肖，用荞面塑造的家禽家畜，它们个个栩栩如生。在这些东西的上面，钉了一

平整的石头上，伸手一扫落叶，棋盘就露出来了。



羊棋棋盘呈正方形，由5条经线、5条纬线和6条斜线交叉成25个点。正方形棋盘两侧各有一座山，一座山是尖顶山，一座山是平顶山。两座山的图形内各画一个十字线，构成尖顶山的四个点和平顶山的六个点。

释比给我找来两枚果核，代表两个牧羊人；他自己找来24个小石头，代表狼群。释比把我的两个牧羊人分别放在棋盘内的两个山麓，再将自己的八只狼摆到棋盘内呈正方形的各点上。释比给我讲解游戏规则：

“你的牧羊人如果跳过一只狼，就算把狼杀死了；如果有两只狼挡路就不能跳过，只能向空点移动一步。我总共24只狼，棋盘内8只，手上还有16只，我的狼就是要阻止你的牧羊人跳杀。等手上的16只狼用完，我再移动棋盘上的狼，躲避、阻挡你的牧羊人跳杀和移动。最后，不是你的牧羊人被我的狼围死，就是我的狼被你的牧羊人杀光。”

游戏规则虽然简单，对弈起来并不容易。由于棋盘内横、竖、斜线交错，加上两侧的两座山，给我的牧羊人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地域，牧羊人可以在棋盘上任意奔驰。释比的狼群依靠数量多，东奔西跑，左右追逐，群起而攻之，很难对付。刚开始老弄错，进入状态后才领略到羊棋的变化多端，还是蛮有趣味的。终于明白羊棋为什么深受羌族人民的喜爱，千百年来盛行不衰。

羊棋从下午玩到晚上，那时，月亮虽然还在东边的山后徐徐上升，西边的山峰因地势高的缘故，山崖间反射下来的月光如银地倾泻在我们身上。赢了两局，我站起来活动一下筋骨。由于长时间盘腿，关节酸得不行，刚起来那阵，因为脑部贫血，酒醉般摇摇晃晃的，老半天才安稳下来。唉，毕竟是五十岁的人。远处的山顶一片明亮，树影婆娑，峰峦层叠，岩石狰狞，一切都沉浸在令人畏惧的氛围中，让人生出无限的惊恐。寒风抽了我一个哆嗦，不禁抱紧肩头。释比扫一脚落叶，羊棋盘重新被遮



空山翁马蹄，
一路行来佳丽，
桥头伫立小憩，
你看我，
我看你，
面面相觑，
胆儿小怎步得晃桥上去，
推推搡搡你牵我扶，
颤着胆儿上桥去，
十丈晃桥停百次，
回眸仍在桥洞里。

走到桥头，释比交代我过桥的要领：“看准板，走直线。”然后自己示范着走上桥去，一会儿工夫便站到了对岸的桥头。我几次伫立桥头都望而却步，尽管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“看准板，走直线”的要领，就是不敢朝桥上迈步。

“记住要领，快过来！”释比在对岸喊道。我鼓起勇气，按要领一步二步，战战兢兢地在晃桥上走起来。没想到一阵劲风吹来，索桥晃得厉害，我的心里更加慌乱，顿时觉得天旋地转，山水都在跳动一般，吓得我急忙将身子蹲下，两手死死地抓住桥板，再也不敢朝前移步了。我和释比一人背一面羊皮鼓，这时，风吹起了我背上的鼓，好像有一只手要把我扯下桥面。好在释比随着笑声飘然而至，搀扶着我一步一步地走过了晃晃桥，直到脚踏实地后，我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释比笑我：

“晃晃桥都不敢过，遇到溜索桥怎么办？”

我知道溜索桥就是用绳渡江，一般用两根竹缆相对倾斜地分别牢牢系在江的两岸，渡江时用麻绳紧束腰间，人悬吊绳上，随溜筒飘然而去。渡者只闻耳边风声呼呼乱响，脚下惊涛拍岸。要我过溜索桥，不如直接把我丢进江里算了。

远远地，我就听到山羊咩咩地叫，像是呼唤亲人的颤声，在寂静山林里，这种叫声让人心阵阵紧缩。蜿蜒的山路上，羊粪越来越密集了，先是稀疏的几粒，渐渐地就多得无法下脚了。我知道这种表面光鲜的像豆豉的黑色颗粒并不肮脏，但它粘在鞋底的感觉很难受。一座若隐若现的建筑掩



“他就是七斤？”

“他不是七斤，”释比说，“他只是七斤的肉体，里面闯进了鬼魂。”

这么深奥的话我怎么听得懂？释比进一步解释说：“每隔半个月，七斤就会忽然变成这种奇怪的样子，像是另一个人，不停地敲鼓，在屋外转来转去唱歌，都是这首歌。今天见了陌生人，才跳起忠字舞。”

“能不能让他先安静下来？”

“试一试我的羌笛吧。”

释比的鹰骨羌笛悠悠地吹响，像从玉门关外传来的声音。以鹰的翅膀骨为乐器，表达的情怀一定高过了云朵，我听不懂这首悠扬婉转是什么曲子，只觉得声声入耳，是那种催人泪下的情愫。七斤停下了鼓声，忠字舞的节奏也放缓了，看的人和跳的人都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。鹰骨羌笛继续吹奏，在秋天的山风中，它把无尽的不安变为可以感知的符号，让七斤越过时空体验着无法言传的踏实。点点滴滴，流入他的心田就成了精神的安慰。

慢慢地，这个披着七斤肉体的鬼魂完全停止了舞蹈向我们走来，用带有红缨的鼓槌指着我说：“现在全国形势越来越好，不是小好，是一片大好，你怎么不积极投入到革命的滚滚洪流中？”

面对这样怪异的提问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，释比叫我“不要理他”。释比说：“他是在自说自话，不用回答的。他每次都说些跟‘文革’有关的事情，这时候他谁都不认识，也不认识我，把每个人都当做红卫兵。”

“是精神病吗？”

“不是精神病。”释比肯定地说，“是另一个孤魂野鬼钻进他的身体了。七斤说的话有很重的福建腔，这个鬼魂说的可是流利的普通话。你想啊，怎么可能是精神病呢？”

“身体跟灵魂不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吗？”

“不一定。”释比讲了一个故事：

“从前有一位国王的灵魂不小心出窍了，跑到一只猴子的身体里。一个很坏的大臣早就想占有王位和美丽的王后了，他连忙让自己的灵魂脱壳而出，驻进国王的身体里。真正的国王关在猴子的身体里，在宫中被耍猴的人折磨。有一天，宫中举行公羊抵角赛，假国王下了很大的赌注，但他的运气不好，下赌注的那头公羊被抵死了。怎么办呢？为了捞钱，假国王



七斤的眼睛透出光彩，他急切地问：“滨海大学的事呢？你是怎么失忆的想起来了么？”

我如实相告：“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七斤的手无力地垂下，忧伤地说：“释比啊，你先静一静，我有天大的事要跟文武说。”



第十二章
七斤





又一杯，喝饱了撒尿，尿完了再喝。我平时不喝茶，可是那天跟和尚喝了那么多茶，你说，不是鬼迷心窍是什么？我要是不喝和尚的茶，收了鼓钱马上回家，不要说收了鼓钱马上回家，就算吃过斋饭马上回家，我儿子还有救。平日里，只要我出门白玉就留在家里带孩子，可是，那几天正是羊群抓膘的要紧时候，因为马上就霜降了，一下霜，山上的草就全枯了，羊群只能喂饲料。

从性海寺回家，一路心烦意乱，以后回想起来，不是茶喝多，是我儿子的魂在叫我，他死得惨，死得冤哪。见到我儿子的时候，已经辨不清他的面目了，他背朝上浮在那口大锅里，像个趴在水里的蛤蟆。有一样我至今费思量，他身上光溜溜的，他为什么要脱光衣服？是他自己掉锅里的，还是有人抱他下锅的？

你问我那口大锅是干什么的？浸羊皮用的。羊皮剥下来以后，要把血清洗干净，再划皮。一张羊皮要做几个鼓，做多大的鼓，都要想好，划分出要与不要的部分。划好了再割皮，将一整张羊皮割成划好的份数。割好了还要剃毛，把羊毛剃干净。然后就是浸皮了，把羊皮浸在大锅里一夜，让血皮发涨，这样才能看清楚整张皮哪里厚，哪里薄，哪里不平整。看清楚了留心才会准，留心就是决定这张鼓皮的中心点，最厚的地方就是鼓的中心，向外一圈薄一点，再向外一圈再薄一点，最边的位置最薄。这样，鼓越大圈数的层次就越多。当然了，圈数的层次是用刨刀刨出来的，不是天生的，刨均匀了在周边留耳孔，鼓越大耳孔越多，耳孔是上钉用的。

本来，浸羊皮可以用瓮，也可以用缸，可是大锅能烧水洗澡，还能熬骨头汤。羊骨头不比猪骨头，没有文火慢熬，不出味。那口大锅架在几块石头上，没有正经的灶头。那天白玉放满了一锅水，准备给全家人洗澡，灶堂烤一摞湿柴，没生火的。不知为什么，湿柴着火了。我费思量的是，就算我儿子是自己脱光衣服爬上锅，也会有人看见呀；就算没人看见，也会有人听见他在哭、在叫呀。为什么就没人搭救呢？人心啊，真的比石头更硬吗？那口大锅不在屋里，架在墙外的屋檐下。你说没人看见没人听见，不对啊，我到家看到不是我儿子，也不是那口大锅，而是一堆人，他们好比水桶的木板紧紧围住大锅，就是没人肯出手拉我儿子一把。就算我儿子死在锅里，难道他们就忍心看着他煮熟吗？

我到家的同时，白玉也到家了。她戴着斗笠，斗笠上还有树叶；她卷起裤管，裤管上还有草尖；她打着赤脚，赤脚上还有泥巴。可是白玉什么